

古希腊文—中文
对照本

《米诺篇》
《费多篇》

译注

〔古希腊〕柏拉图——著

徐学庸——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古希腊文—中文
对照本

〔古希腊〕柏拉图——著

徐学庸——译

《米诺篇》

ΜΕΝΩΝ

《费多篇》

ΦΑΙΔΡΩΝ

译注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米诺篇》《费多篇》译注 / (古希腊) 柏拉图著; 徐学庸译.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301-25889-7

I. ①米… II. ①柏… ②徐… III. ①古希腊罗马哲学 IV. ①B5.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13432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译本由台湾商务印书馆授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 | |
|-------|--|
| 书 名 | 《米诺篇》《费多篇》译注 |
| 著作责任者 | [古希腊]柏拉图 著 徐学庸 译 |
| 责任编辑 | 张晓辉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5889-7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
| 电子信箱 | pkupw@qq.com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883 |
| 印 刷 者 |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本 25 印张 400 千字 |
| |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79.00 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Π λ ά τ ω ν

编者前言

徐学庸先生治柏拉图哲学有年，其对于柏拉图对话的翻译，有《理想国篇》和《米诺篇》《费多篇》三种，均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其翻译从希腊文原文出发，对原文亦步亦趋，甚至分行亦遵循 Burnet 的处理。其行文不惜牺牲中文表达的流利晓畅；初读虽颇觉佶屈聱牙，然颇得希腊文变化多端的韵味。特别是初知希腊语的读者参照原文来读，更有助于直入门径，不似经过中文习惯修饰过的译本虽则通畅，毕竟已隔一层。同时，徐先生在书里加入长篇解读和大量译注，也能帮助读者迅速领会柏拉图哲学的义旨，故可称后来居上的好译本。

有鉴于徐先生译本的独特性，中国内地引进出版其译文的简体版本时，即加入柏拉图著作的希腊文原文，采取左右两页逐行对照的方式，力求便于希腊语和柏拉图哲学的初学者。此前出版徐译《〈理想国篇〉译注与诠释》的简体版，即依此方式处理；我们引进《米诺篇》《费多篇》出版中国内地简体版，也照此改成希腊文—中文对照形式。

《〈米诺篇〉〈费多篇〉译注》简体版的编辑原则如下：

(1) 我们使用的希腊文原文，系采用 Burnet 编辑的 *Platonis Opera*，1899 年版，唯删去该版本的简单校勘脚注。分行与校勘符号亦采用此版，以便查阅。徐注对此后各校勘本异文多有讨论，已足见百年来柏拉图文本的校勘成果。

(2) 此版采用徐学庸的译文，分行一仍台湾商务繁体版。唯繁体版个别地方无法与 Burnet 本逐行对应；且有两处或因手民疏漏，缺失一两句子。在处理文稿时，我们采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太庆译本，对缺失做了补充。至于分行的问题，我们不便依照原文进行调整，只能保持原貌，以空行补足行数。

(3) 徐学庸先生多年研究柏拉图哲学，对于很多哲学术语有自己的独特理解和译法。因此，我们对本书的专有名词——包括人名、地名、书名以及哲学术语——译法，均保持台版原貌，不予改动，以便读者了解徐译的独特面貌。

(4) 台湾繁体版中完全不出现希腊字母，所引用的希腊词汇均转写为拉丁字母。对此，我们亦保留原貌，未改为希腊字母，以免徒增混乱。

前言

这两部对话录的译注缘起于教学需要，在辅仁大学哲学系、辅仁大学外语学院“西洋古典暨中世纪学程”及台湾大学哲学系皆曾教授相关的课程。《米诺篇》初稿完成于2007年，《费多篇》完成于2009年，感谢两岸三地参与课程的学生对我所提出的翻译及诠释，有积极与建设性的回应，使我能不断地思考译文注释是否适切，并修正及避免某些明显的错误。此外我要感谢宋巧涵小姐协助绘制《米诺篇》注释里的几何图形，使得读者能更清楚柏拉图在相关段落的论证内容。亦要感谢台湾商务印书馆李俊男先生对本人译注工作的鼓励及支持，且提供编辑上的专业建议。

导 论

柏拉图选择以对话录表现其哲学思想,且他的写作时间长达五十年,因此对话录的编年与理解柏拉图思想有一密不可分的关系。根据柏拉图对话录的编年传统,其对话录可分为早期、中期及晚期三组。此一分期标示着柏拉图哲学思想发展的历程,从早期记述苏格拉底的思想到中期提出个人的哲学体系,并于晚期检视批判自己的中期论点。柏拉图的研究者一般将《米诺篇》(*The Meno*)视为介于早期与中期对话录间的过渡期对话录^①。亦即,《米诺篇》里虽保有早期对话录的特色,如寻求定义、重伦理议题及人物刻画生动等,但触及的问题,如学习即回忆、灵魂不朽、几何学的运用及知识与真实看法的区别等,皆在之后的中期对话录中,如《费多篇》(*The Phaedo*)及《理想国篇》(*The Republic*),得到进一步的阐述说明。不同于《米诺篇》,《费多篇》被归类于中期对话录,主要因为其中形上学思想与同被视为中期对话录的《飨宴篇》(*The Symposium*)、《理想国篇》联系紧密^②。此外《费多篇》回忆说呼应《米诺篇》回忆说,似乎指出这两部对话录之成书顺序。然而就对话录的故事情节,《费多篇》与其他三部早期对话录《尤希弗若篇》(*The Euthyphro*)、《辩护篇》(*The Apology*)及《克里同篇》(*The Crito*)形成一四部曲,叙述苏格拉底临终前的岁月^③。

① 另一部被视为过渡期对话录的是《高尔奇亚斯篇》(*The Gorgias*)。

② 虽然《飨宴篇》对灵魂不灭无明确论述,但主张理型可由灵魂看见是肯定的(201d-212c);《理想国篇》卷五及卷十对理型与灵魂不灭的论述与《费多篇》关系密切。

③ 若再加上《塞鄂提投斯篇》(*The Theaetetus*),则在情节上形成一五部曲。比较《辩护篇》40e-41c及《费多篇》63b-c,可见两者连结之深, C. Rowe: 2007, 100 认为《费多篇》是《辩护篇》的开展。

城邦依其特有的文化及风俗习惯 (nomos) 形成, 因此不同的城邦有不同的道德观。他们宣称能在不同的城邦教导年轻人成为有德之人, 行为符合城邦的道德规范, 且因此使得从学者在其所属城邦里出类拔萃, 功成名就^①。根据 71d1 的说法, 米诺的德性观反映诡辩学派哲学家高尔奇亚斯的立场, 因此苏格拉底对米诺的驳斥, 正是对诡辩学派的伦理观点的驳斥。

苏格拉底对德性的看法, 以道德心理学为基础。换言之, 德性是指一个人的灵魂的好状态, 追求德性即是照顾自己的灵魂。这从柏拉图的早期对话录中清楚可见, 例如《辩护篇》29d-e 及 30a-b 言及, 苏格拉底告诫雅典人应注重自身灵魂的照顾, 而非金钱与荣誉的累积。他也警醒同胞公民们, 不正义的行为会败坏灵魂, 但正义的行为会使它更加优秀^② (47a-48b)。此外《高尔奇亚斯篇》有言: 拖着病体的生命是悲惨的, 若有人有着败坏的灵魂, 由于灵魂比身体更有价值, 他的生命不值得活 (512a-b)。苏格拉底主张, 若一个人活得不好, 他就没有一有序健康的灵魂; 若一个人没有一有序健康的灵魂, 他的生命不值得活; 《辩护篇》曾言: 未经验证的生活不值得活^③ (38a5-6)。因此活得好是尽可能让灵魂处于好状态, 追求及实践德性, 不让自己有不正义的言行^④。从此可见, 为什么米诺所言关于德性的定义皆不得苏格拉底赞同, 因为后者对德性的认知及理解, 乃建立于人性 (phusis)。

说不出德性是什么的米诺, 困惑、沮丧及不满, 语带抱怨说: 苏格拉底你如何能探究你所不知的事? 就算你所探究之事现身眼前, 你如何知道它是你所探究之事? 这段论述一般被称为“米诺的悖论”, 亦即, 对我们无知之事, 我们无从借由探究知道它是什么。苏格拉底对此悖论的回应聚焦在第二个问题^⑤, 由此本对话录另一重要的议题浮现: 学习即回忆。苏格拉底以问米诺的一个懂希腊文的家奴几何问题, 来展现家奴对相关几何问题能有正确的回答, 不是因为他的教导, 而是由于他借由问问题引导家奴回忆起原先就具有的几何学知识。无论苏格拉底是教导, 抑或是引导, 家奴回答几何问题, 是个极有争议的议题, 但整个试验的过程有几点值

① 柏拉图《普罗大哥拉斯篇》(The Protagoras) 中普罗大哥拉斯即便有此宣告 (318a)。

② 亦可参见《理想国篇》379b-380c 的论证, 善是处于好状态的原因。

③ 相同的观点, 亦可见于《克里同篇》48b6 及《理想国篇》344c2-3。

④ 《高尔奇亚斯篇》522d。

⑤ 参见 80e5 的注释。

段，亦即，以对话形式进行哲学问题讨论，若妥当执行，不会使参与对话之人最终对讨论的问题感到困惑不解，而会使他们有豁然开朗、重获知识之感。这或许是因为《费多篇》89a-91c 柏拉图让苏格拉底提醒友人，勿成为厌恶论证及对话之人，以及《理想国篇》卷七将哲学家的教育以辩证法作结。这显示柏拉图相信对话，特别是哲学对话，有助于厘清观念、去除错误及达致真理的功能。我们因此再一次看到，《米诺篇》在柏拉图思想诠释中具有过渡转折角色。

结束学习即回忆的证明后，米诺重申他的问题：“德性是否可教？”苏格拉底建议，对这个问题的探究可以一类似几何学假设的方式进行^①（86e）。他提议先假设德性是知识（87c），再假设德性是善（87d）。首先对话的两人快速达成共识，德性是知识（87c8），接着他们着手进行从德性是知识可导出德性是善（87d-89a）。若德性是善，任何是善的事物皆有益于拥有它们的人；此外有益之事皆须有智慧或知识相伴，才能避免成为有害之事。因此德性是善的概念是出于德性是知识的说法，且由于后者是一假设，前者亦然。若德性是一知识，那德性是一可教知识便是出于此假设前提的暂时性的结论。此一结论与《费多篇》69a-c 的论述呼应^②，任何被世俗认为善的事物，如财富、健康、美貌及社经地位等，一定要有智慧或知识的伴随才有价值。若德性是善的，任何事物为善皆有智慧伴随，德性是智慧，即知识；若德性是知识，那它就是可教授之事。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这还是一个建立在假设前提的假设性结论；此外《米诺篇》（89a3-4）提出的问题：关于德性的知识是知识的全部，抑或是其部分？未在此对话录中有任何讨论^③。

虽然确立了一假设性的结论，德性是可教授之事，但苏格拉底依然期待有人是天生的有德之人。若真有此人，应好生待他，以使他有用于城邦（89b）。这个议题旋即被搁置，两人接着讨论若德性可教授，那应该有教授德性的老师存在。在这个问题探究上，苏格拉底出人意料地邀请阿尼投斯（Anytos）——日后成为苏格拉底的三位指控者之一——参与讨论。谁是德性的老师？这个问题延续了《普罗大哥拉斯篇》的讨论（320c-328d），普罗大哥拉斯自诩是教授德性的老师，且能使学生成

① 关于几何学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参见《高尔奇亚斯篇》508a，《理想国篇》526e 及亚里斯多德《尼科马哥伦理学》（*The Nicomachean Ethics*）卷五关于分配正义的论述。

② 亦可参见《尤希迪莫斯篇》（*The Euthydemus*）278e-282d。

③ 参见 89a4 的注释。

倚赖神圣的启示获得真实看法^①。好的政治人物受神祇委托，在城邦中完成重要的事情，但他们对自己作为无知。然而苏格拉底似乎依然认为，有具有德性知识的政治人物存在，他或他们可使他人成为具有德性知识的政治人物（100a2）。

最后，他希望米诺能让阿尼投斯相信这些说法，“所以他或许会较温和些”（100b9-c1）。苏格拉底犹如预见阿尼投斯被他的说法给激怒，并于日后上法庭控告他。不幸的是，苏格拉底的死宣告米诺无法说服阿尼投斯，米诺没能对雅典有所助益。

二、《费多篇》

《费多篇》的故事设定在公元前399年，描写苏格拉底在狱中如何度过生命的最后一日，整个故事是由来自艾利斯（Elis）的费多（Phaedon，公元前5世纪/前4世纪）于伯罗奔尼萨半岛北方的菲利乌斯城（Phlius），讲述给艾赫克拉特斯（Echekratēs，公元前4世纪）听。艾赫克拉特斯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学家与将军阿尔屈塔斯（Archytas）及尤吕投斯（Eurutos）的学生；《费多篇》的两位主对话者希米亚斯（Simmias）及克贝斯（Kebēs），皆为毕达哥拉斯学派哲学家费娄劳斯（Philolaus，约公元前470—前390年）的学生^②；《费多篇》因此充满浓郁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色彩，包括灵肉二元论、身体是灵魂的牢笼及灵魂要脱离身体等。有趣的是，柏拉图在对话录中对毕达哥拉斯学派抱持缄默，只字未提，更驳斥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主张：灵魂是和谐。

《费多篇》篇幅不长，但论证加上对话录的人物与情节之铺成，增加了解论证的难度。为了使读者有效地掌握内容，本文论述将紧扣柏拉图铺陈的三条论证路线：1）灵魂不朽不灭的论证；2）理型存在的论证；3）（1）与（2）相互支援的论证^③。

对话录的主场景设立在苏格拉底身处的监狱，时间是公元前399年。日落后，苏格拉底即将面临死刑，行刑前苏格拉底与来狱中陪伴的友人一起讨论灵魂不朽不灭的议题。苏格拉底认为，害怕死亡对他而言是件荒谬的事，因为死亡不过是灵

① 关于“神圣启示”的可能诠释，参见99e6的注释。

② 反对两人与毕达哥拉斯学派有关的主张，参见C. Rowe: 1998, 7。

③ 这三条路线在回忆说，相似性论证及最后的论证皆可见，参见100b7-9。

与心理或灵与肉之别,因为几乎每一个魂的概念都可找到一相对的身体器官,如 phrenes 对应的是横隔膜,thumos 是胸腔,etor、ker 与 kradie 是心脏^①。然而柏拉图受毕达哥拉斯学派影响,明确主张身体与灵魂是两个不同的实体,亦即灵肉二元论。许多柏拉图的评论者^②或许因此将《费多篇》的灵魂视为理智,可是我认为如此并不符合文本,67c6-8 苏格拉底表示,灵魂“习惯于自己独立装配及组合自己”。“装配”与“组合”二字已充分显示灵魂由“部分”组成,否则二字毫无意义^③。有此认知也助于理解 66b7-c4,柏拉图并非主张人的情绪表现与人的灵魂无关,而是灵魂与身体结合时,后者会使灵魂中主司情绪与欲望的部分不受限制地增生蔓延,终使灵魂失序,理智无法妥适运作,追求真理。

荷马以多元的字词表现灵魂与魂的概念,柏拉图则似乎做了某种程度的统合,他让原来只负责人活着的灵魂具有使人表现理性及情绪与欲望的功能。在《费多篇》中,柏拉图仅有概略的描述;到了《理想国篇》卷四,可见灵魂之理智、情绪与欲望的三分说全面呈现。

完成前言后,《费多篇》进入对灵魂不朽不灭的实质讨论。柏拉图首先提出“循环论证”,即灵魂再生与轮回,以证明灵魂不朽^④。万物皆由其对反事物而生(70e1-2),由于生与死是相互对反事物,故生者来自于死者,且死者来自于生者,所以灵魂不朽。此论述若要成立,必须先厘清“相互对反物”(enantion)一概念,因为希腊字 enantion 既可指矛盾(contradictory),也可指反对(contrary);相互对反物原则得建立在死是生的矛盾,即不活(not alive),生者出于不活者;然而死在此论证中充其量是反对,即曾经活过但不再如此。苏格拉底从 70e-71b 提及的两两对反的性质皆是反对物,而非相互矛盾物。71b12-d4 以醒与睡说明生来自于死的概念,但醒与睡并不适合以因果律的方式诠释,因为睡觉的“原因”不是醒着,而是例如疲倦;同理,醒着的“原因”不是睡觉,而是身体的疲倦消除。故苏格拉底道,醒与睡相互从对方产生并不成立,这只是两种生命状态的接替,而不是因果关系。从此亦可解释生与死不是相互从对方产生的因果关系,因为死亡的原因不是生,是意外

① 参见 B. Snell: 1982, 14-15; A. W. H. Adkins: 1970, 15; J. N. Bremmer: 1983, 52-69。

② 例如, L. P. Gerson: 2003, 50-98。

③ 相关讨论,参见 67c8 及 68c2 的注释。

④ 灵魂不朽不灭古希腊人并不陌生,但轮回却不是古希腊传统的宗教观或灵魂观。

或许可说，苏格拉底在此所说的回忆是种特殊的回忆，有特殊的回忆对象，故必须承认灵魂先于身体存在；即使认可此回应，还是得追问，回忆说“就其自身”就算能证明灵魂进入身体前已存在，但又如何证明它离开身体后依然存在？若无法解答，回忆说充其量只成功了一半（77c1-5）。

回忆说的论述中另一个与灵魂不朽并行的议题是理型。74a-b 苏格拉底主张有平等自身（auto to ison）存在而且人们知道它是什么；希米亚斯回应，理型是一不具争议性的观点，每个人都会接受它。平等自身是什么？D. Bostock 将之视为形容词，认为柏拉图尝试说的是平等一字的意义^①。然而此语言诠释与文本不甚契合，因为文本中无任何实质证据支持。柏拉图所举的例子，“看见相等的木头、石头或其他相等的事物”（74b5-6），我们会想到相等自身，且这些相等的事物与相等自身不是同一件事物（74c4-5）。是故，柏拉图视相等自身为一事物，而非一形容词，当我们看到两个相等的事物，不仅看到这两个事物，也想到相等自身；这诠释符合回忆说不断强调的主张，看到一物会想起另一物。

74d4-e5 柏拉图提出相等的事物与相等自身相较，在相等上较不足；其理由建立于 74b7-9 的论述^②。传统看法是柏拉图认为经验世界中找不到完美的相等，因此当相等事物与相等比较时，它们在相等上不足于相等自身。Bostock 宣称此一传统诠释是评论者长期执着于“完美的”或“分毫不差的”相等概念，柏拉图其实无此种表述；他并主张经验世界中我们可见相等的完美事例，“不足”的概念是指那些不是相等的完美事例的相等事物^③，因其“有时候看来是相等，但有时候看来不相等”。然而检视文本，柏拉图确实认为个别的相等事物，无论在存有学或知识论上，都比相等自身拙劣。

补充说明的是，虽然 65a ff. 苏格拉底强调借由感官经验无法获致真理，但并不表示感官经验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毫无积极正面的价值，包括《米诺篇》82b-85b、《飧宴篇》208a3-7、《提迈欧斯篇》（*The Timaeus*）47a-d、《费德若斯篇》（*The Phaedrus*）250d 及《费多篇》相关段落都清楚指出，对理型知识的回忆需借助于

① D. Bostock: 1992, 81。

② 相关讨论，参见 74b9 的注释。

③ D. Bostock: *ibid.* 85-94。

被斥为无稽之谈。

听完三个论证后，希米亚斯提出建议，若灵魂是一“和谐”（harmonia），它将会与身体一起败亡，就像竖琴的和谐会因为琴体毁坏而消失（85c-86a）。希米亚斯的论证与当代心灵哲学的副现象论（epiphenomenalism）有所相似，此一理论是二元论中的一种，它视心灵事件（mental happenings）为一余兴节目（a side-show），它们是被附加在物理世界的现象，对世界不会有任何影响；这是个物理活动影响或产生心理现象的单向理论，唯一优点是避免了笛卡儿的心物如何互动的问题^①。希米亚斯的论证不如当代的理论复杂，当他说灵魂和谐时，似乎是在陈述一流行的灵魂观：灵魂是一和谐，且具有不变、不可及及不朽等特质。

苏格拉底在 91c-95a 以下述三个论述回应：（1）灵魂是和谐的说法与回忆说不一致，若接受后者，就不应出现前者，因为回忆说认为灵魂先于身体存在，但和谐性论证则强调身体先于灵魂存在。（2）和谐有程度之别，但灵魂无程度之别。音律的调整有较和谐或较不和谐的差异，且有德的灵魂可以说比无德的灵魂更和谐，但却不可说前者比后者更是灵魂。（3）根据相似性论证，灵魂统治身体，但希米亚斯的主张颠倒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苏格拉底的回应是否成功驳斥了希米亚斯，或许可概述如下：A）回忆说是欲证明灵魂先于身体存在的观点，而和谐论证的提出，主要是要求苏格拉底解释灵魂在人死后依然存在，这也是回忆说无法解决的“另一半”。故（1）似乎未能驳斥和谐论证。B）和谐论证要求证明人死后灵魂续存，然而（2）的结论却是“所有有生物的灵魂都一样好，若灵魂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就是灵魂”（94a8-10），与和谐论证的宗旨风马牛不相及。C）94d8-e1 苏格拉底引用荷马《奥德赛》20，17-18 的诗句，说明灵魂主导身体，但如前所述^②，荷马史诗中生理与心理并无明显的区分。因此苏格拉底的回应并未成功驳斥灵魂是和谐。

克贝斯在希米亚斯之后，也提出一论证质疑灵魂不朽：纺织人（灵魂）在穿破最后一件衣服（身体）前便死亡（86d-88b）。苏格拉底的回应是回溯自己求知的过

① 相关讨论，参见 P. Smith and O. R. Jones, *The Philosophy of Mind: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1997), 60-61。

② 亦可参见 94d8 的注释。

关于希腊字 *hupothesis* (假设) 不必然指预设, 它有基础或根本之意。一个融贯一致的 *hupothesis* 之结论也会是融贯一致, 不会相互矛盾。柏拉图将此假设方法运用在阐述理型为说明事物之所以是其所是的原因。100d4-6 柏拉图让苏格拉底说, 以“参与” (*metechein*) 美自身来说明个别事物是美的, 是“素朴、率真及或许有些单纯的”解释方式; 但随后他提出一“更聪明的”或“更稳定安全的”理型论, 这是关于灵魂不朽不灭的最后一个论证。

费多在 102a10-b2 转述苏格拉底要对话者同意一原则: 理型存在而参与在理型中的事物与其所参与之理型有共同的名称。获得在场者的共识后, 费多叙述, 苏格拉底开始讨论理型所具有的“排拒相对物” (*the exclusion of opposites*) 的本质特性。他首先举例, “当你说希米阿斯比苏格拉底高, 却比费多矮, 你是说在希米阿斯身上有着高与矮, 不是吗?” (102b4-6) 此问题欲突显的核心观点是, 高自身不会是矮, 矮自身也不会是高。同理, 当希米阿斯与苏格拉底比较时, 他较高, 希米阿斯的高不会变矮; 当希米阿斯与费多站在一起时, 他较矮, 他的矮不会变高。希米阿斯的一下高, 一下矮, 苏格拉底以撤退与逃跑, 或毁灭 (102d9-11) 形容。高自身与矮自身不会受到其对反物的限定, 反之个别经验事物却在不同的时间会受其对反物的限定, 如“小”象长大后变为“大”象, 小被摧毁; 也会因与不同事物比较而受限定, 如上述希米阿斯的例子。

从 105a1 以降, 苏格拉底以雪 / 冷、火 / 热, 3 或 5 / 奇数及 2 或 4 / 偶数, 两两一组例子表达, 在某些事例中不仅只有理型有权拥有名称, 但某个或某些不是理型之物也具有理型的特质。雪不是“冷”, 但它一直都冷, 当热接近时, 冷要么逃跑, 要么毁灭。虽然柏拉图的论述有些奇特, 但其观点显而易见, 雪之所以为雪不是因它参与了冷, 而是因它具有雪的物理特性, 雪不会是热的, 故冷会出现在雪中^①。依柏拉图的立论, 所谓的性质 (*attributes*) 是必要的连结, 这或许是苏格拉底一直要寻找的原因, 既安全 (恒真) 又聪明 (具资讯性)。可再举一例: 事物因高温而热, 火产生高温, 事物因火而热。

接着此论述被用于说明灵魂不灭。苏格拉底的论证简化如下: 灵魂是生命的赋予者, 因此它不会容纳死亡, 即灵魂不死。根据上述, 当死亡接近灵魂时, 灵魂不

① 关于雪是否为一理型的问题, 参见 103c13 的注释。

者着重逻辑推论的抽象思考，但前者却能将所讨论的议题做生动的叙述，即形象化的描述。这两种方式不相互抵触，而是相辅相成。柏拉图视说故事为一重要的修辞学方法，主要是在于它可使不可见之事，如灵魂、理型^①及来世生命等，变得清晰可见（evidentia），使人有亲身经验及亲眼目睹的感觉。诚如公元3世纪雅典哲学家与修辞学家隆吉奴斯（C. Longinus）表示，这种形象化的描写（phantasiai）的功能在于，“一般说来它将大量的兴奋与情绪引入某人的演说中，但当与事实的论证结合时它不仅令听众信服，它更积极地主控他们”^②（15, 9）。因此，柏拉图让苏格拉底以关于来世生命的故事或神话，说服其对话者及读者灵魂不朽，故当活着时应尽己所能地善待照顾及保护灵魂，使它带着“秩序、智慧、正义、勇气、自由及真理”（114e5-115a1），等待神祇的召唤，开启来世生命的旅程。

就哲学而言，这部对话录的核心议题应是理型论^③，柏拉图企图证明对灵魂不朽的信念出自于理型论，因此相似性论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柏拉图认为能够证明或揭示，有一个有别于感官经验世界的实在界存在；他希望读者们可被说服，进而相信我们的灵魂隶属于那个实在界，不受限于死亡。虽然柏拉图的论证有其不完备之处，但至少显示，我们所拥有的知识不全然可由纯感官经验的语言说明，亦即，知识不单单是从感官经验中被读出来的。

最后，《费多篇》是柏拉图论灵魂不朽不灭的一部专著，但不宜单纯地视这部对话录为论灵魂不朽的教科书。这部对话录的目的可能是借由呈现苏格拉底对死亡无惧，且醉心于永恒事物及对来世生命的期待，影响其读者思考生命与死亡的课题。

① 《理想国篇》卷六及卷七的太阳喻、线喻与洞穴喻。

② 参见 W. H. Fyfe (trans. and ed.), *Longinus: On the Sublime* (Cambridge Mass., 1999)。

③ 《理想国篇》521c7-8 说：“上升至‘是’者（*to on tois*），我们称它是真正的哲学。”然而 C. Rowe: *ibid.* 117 认为《费多篇》主旨是指出哲学生活优于一切其他形式的生活。

- 约 428/7 安纳萨哥拉斯去世。
- 424 苏格拉底参与德利恩 (Delium) 之役。
- 424/3 柏拉图出生。父亲亚里斯同去世。
- 约 423 米诺出生。
- 422 苏格拉底参与安菲波利斯 (Amphipolis) 之役。
- 约 420 普罗大哥拉斯去世。
- 约 419 费多出生。
- 416 雅典与斯巴达所签订的“尼奇亚斯和议” (Peace of Nicias) 破裂。雅典对待梅娄斯 (Melos) 的残酷行径前所未有。
- 415 尼奇亚斯统军远征西西里，雅典以两年的时间攻掠希拉库斯 (Syracuse)。
- 413 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雅典军队在西西里失败，尼奇亚斯战死沙场。斯巴达重启战争。
- 412 德利安联盟瓦解。
- 411 雅典民主制被推翻，组成寡头政体，军队由民主人士掌控。
- 410 民主制恢复。
- 409 柏拉图之兄阿德曼投斯 (Adeimantos) 及葛劳孔 (Glaukon) 于梅加拉 (Megara) 战役立功。
- 408 苏格拉底担任咨议院委员及主席，欲阻止对六位海军将领不当审判。
- 407 柏拉图接受成年礼。
- 404 斯巴达击败雅典，并于雅典建立寡头政府，形成恐怖统治。
- 403 民主制恢复。
- 402 《米诺篇》对话发生的年代。
- 400 米诺去世。
- 399 苏格拉底受审及被民主政府处死；《费多篇》对话发生的年代。
- 398 柏拉图短暂居住于离雅典半天行程的梅加拉。
- 390 费娄劳斯去世。
- 384 柏拉图受希拉库斯专制者迪欧尼希欧斯一世 (Dionysios I) 之邀，前往西西里。
- 383 柏拉图由西西里回返雅典。
- 383—366 柏拉图专注于“学院”的研究与教育事务。